

就像是每天都要刷牙、洗臉一般的事

人物

【記者鄭素卿專訪】「在淡大舉辦銀口琴獨奏會，是我進聆韻口琴社時的希望。」剛以台大口琴指導老師之姿，開完銀口琴半音階獨奏會的機械系校友，人稱「小巴」的陳鴻彬說：「終於圓了自己多年來的夢想。」只不過圓夢地點改在台大視聽小劇場。

覺得吉他是個「很吵的樂器」的小巴，高中開始接觸口琴，大一就榮獲台灣半音階口琴比賽冠軍，望著發亮的獎盃內心卻惶恐萬千：「我不知道這是好還是不好，我自覺沒有這樣的實力，卻領了這樣一個『大帽子』！」從此以後在任何公開吹奏的場合，小巴總是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，「我知道大家都拿著放大鏡在看我，我不能讓這塊招牌丟臉！」

大三時參加亞洲盃半音階口琴比賽，打敗了自己向來尊崇的半音階師傅得到第二名，奪魁的是大陸籍的選手，小巴的內心卻不像在人群中看似高興的外表而依然抑鬱不歡：「再度得到這樣的大獎，我還是覺得自己不配……我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……。」

兩年後，小巴代表中華民國口琴促進會到馬來西亞參加國際性的比賽，抱著「試試程度」心情的他，雖然只得了第四名，臉上卻露出滿足的表情說：「我高興終於有了我的實力和名次不遠的心安理得！」對於那些來自各國的「愛國裁判」，小巴雖然失望但也從此體認到——「比賽，其實不用太認真！」此後，他再也不為了比賽吹口琴。

為了開一場銀口琴的獨奏會，小巴從大學時就開始拼命打工存錢，但當他真正存了一筆錢，可以買到一把最便宜的九萬元的銀口琴時，他卻買了——鋼琴。因為他堅持用鋼琴伴奏：「不然怎麼能襯托出口琴的美呢！」他說。之後，他每個星期只肯花三百元生活費，攢錢圓夢，終於還是在去年買到了夢寐以求的銀口琴。

跟很多的社團負責人一樣，小巴在大二擔任聆韻口琴社社長時也因為社務繁忙，差點慘遭二一之神的召喚。「口琴很重要，但還有很多東西，像唸書，就跟它一樣重要。」在二一關卡檢回大學生活的他，從大三起開始重拾荒廢已久的課業，一邊吹口琴一邊認真準備起研究所的考試。對他來說，吹口琴就像是每天都要刷牙、洗臉一般的事

，就連考研究所的前一天晚上，他還是跟鋼琴伴奏練習完了，才肯安心上床。

小巴說自己從小到大對很多東西都不太熱中，「除了口琴之外，其他很多東西都無法吸引我的熱情。」連說起最難忘的事，口琴痴小巴的回答依然和口琴脫不了干係。大三時，亞洲盃半音階口琴比賽在台灣舉行，當天恰巧是母親的生日，在台上吹奏的小巴想到一直在會場陪伴他的母親，心中翻騰著對母親的愛和溫暖而吹奏出令自己也感動的樂章，「一直以來我就是追尋這個，我希望能有人因為聽了我的琴聲而感動。」

小巴在成功高中口琴社奠下了紮實的口琴技巧，但他以為，在當時的那種互相競爭的環境下，每個人追求的只是更高階的吹奏技巧，「根本不知如何去欣賞口琴，就像個吹口琴的機器，還把口琴當『玩具』！」他說，直到有一次，小巴到香港看一位大師級的口琴吹奏會才真正體認「口琴是一項樂器，它不是玩具！」

成功者的背後一定是無盡的汗水與辛勞的結晶。小巴在口琴方面的優秀也不是一天兩天造就的。他認為，對每一個學習口琴者而言，每個問題都是瓶頸，他一直無法掌握吹吸之間的要領，「為了克服這樣的瓶頸，我只好天天練習。」小巴用這種土法煉鋼的方式，直到他進了台大醫學工程學研究所，遇到了啟發他這方面的老師才真正得到解答。

「只要有計劃、有規劃，要做並不難！」他揚著自信的微笑說。

